



春涌家山(国画) 赵卓

随笔

误读的爱

阮直

被误读的一种爱叫自恋。
有人说我就有自恋情结,乍听到时我不知这是夸我还是骂我,“恋”本是个好词,我从小就喜欢,因为它和“爱”组成了一个诱惑,但我知道有那么一个年代,恋爱却是一个“不干净”的事,好像见不得人。但这见不得人的“恋爱”诱惑了我半辈子,我也没尝到它的滋味。凡是被我恋爱上的,都是一个结果,烧火棍子一头热,我这边都热得起了火苗子,那边却没有反应。

我热恋过的女孩不少,可一个个都成了别人的新娘;我还热恋过许许多多别的美好事物,但它们都一一离开了我,你说我痛苦不?

后来有高人指点我,你不该热恋那些与你沾边的事嘛。我请教高人,你说啥事与我沾边?高人说,就是你摸得着,抓得住的事。按高人的话我小试一把,我抓住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我的头发。再抓,也不过是耳朵。再抓,最方便的还是自己身体的器官,那么抓别人行吗?我想肯定不行吧。

高人的意思我知道了,这世上无论你是热恋他人,还是热恋他物,你都不能做主,唯有自恋才能当家。可自恋在人们的价值认可中,又是一种心理疾病,比如老夫我明明鼻子不挺,眼睛不大,皮肤不白,个子又矮,我又自恋,那在有些人的眼里就是有病了。就是美女李冰冰,范冰冰有了自恋情结,粉丝们都心疼地劝她去看心理医生呢,老夫若敢自恋,会不会被“绑架”送到疯人院呢?不会的,这倒不是人们的宽容,而是人们的冷漠,你就是有医保开支,还没人有功夫捆绑你呢。

看来像我这样的小人物,自恋或不自恋都没人在意。

那么我这个小人物的存在是不是就可有可无了?不是的,我们要有自恋的心态。我虽然不是一片森林,但我也是一棵老树嘛,就是长在悬崖边上的那棵孤树,它的上边不还有两个老鸱窝吗,那一群大大小小的老鸱把你当成了安身立命的家。你的挺立,你的夭折对于老鸱来说,那就是家的幸福与家的灾难。其实有几个生命与你有了致命的关联,你就是重要的,你的自恋就是爱的奉献了。

每一个生命的个体都有了自恋的情结,生命才会蓬勃旺盛。狗尾巴花如果因为自己总不能被编入庆典的花篮中,就瞧不起自己,甘愿枯萎,那百花园中不就缺少了金小丑吗?癞蛤蟆也绝不会因为形象丑陋,进不了宠物圈而集体自杀。

我们人类的自恋、自爱情结是生命延续的动力。无论是小猫还是老猫,只要活着一天都要洗几遍脸,无论是老狗还是小狗每天都要舔一舔自己的爪子,无论是美女还是丑男都要照上几面镜子。让生命保持最佳的形象和状态才有魅力。所以我总是把别人骂我“自恋”当作是对我的赞美了。

新书架

《突厥丧葬风俗研究》

余向丽

全书主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丧葬礼仪、墓地设施和葬穴遗迹为框架,集中考述突厥丧葬风俗的基本内容。在这里,笔者广搜史实要籍、方志杂著、笔记野史以及国内外的考古资料,将极其零星的有关内容从中钩沉出来,尽量反映突厥丧葬风俗的全貌。第二部分则对突厥丧葬风俗所蕴内涵进行层层探讨和分析。为此笔者借用了民俗、宗教等其他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手段,从突厥人的生存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宗教特征(萨满教)、死亡意识几个角度去透视突厥丧葬风俗的内在机理。第三部分,仍然回到历史研究方法,从时间的角度理顺突厥丧葬风俗的发展线索,上溯其源头,下辨其演化,由此剖析突厥丧葬习俗不断丰富发展的历程以及其中所曾吸纳的中西方文明元素。第四部分,从突厥所曾影响的民族和散居的地域入手,深入突厥丧葬风俗辗转传播和渗透的主要环节,梳理其被忽略的遗脉和流痕。

大家小品

养眼养身养心

叶延滨

五月初夏去泰州姜堰参加溱湖笔会。朋友相约,又能再见老朋友,甚喜。笔会由江苏省作协和中国散文学会的朋友参加,主人是姜堰市文广新局,由头之一是溱湖风景区升为五A级国家风景区。溱湖我来过一次,参加泰州一位散文家的研讨会,会议结束后,从泰州来此小酌和泡温泉。挑灯而来,披星而去,不识溱湖真面目。此次溱湖笔会,有机会畅游溱湖,有不一样的感受。溱湖风景区,是长江北岸低洼地区,水系密布,河渠纵横,湖塘星聚,水草丰茂,是典型的湿地生态。因为地势低洼,在种植业为主的时期没有能充分开发,于是留下一大片生态湿地,转身变成了生态旅游的新贵:国家五A级风景区。

来溱湖以前,刚参加过一次国家旅游局旅游高峰论坛。会上,一位教授关于生态游的讲话,给我深刻印象。他的讲话大意是:过去的旅游就是观光,观光者,看风景也,就是养眼;生态游,不仅要有风景给人看,还要有好的生态环境,有养生的项目,还要有提升游客精神境界的东西,养心。我以为他讲得很有道理,养眼是观光者的初级阶段,生态观光游不仅养眼,还有养身、养心,大大提高了旅游的品质,同时也大大扩大了景区的发展可能。带着刚学到的这一理念,我的溱湖之旅成了一次养眼养身养心的实习。

先说养眼。溱湖风景区的主体景观是形如玉佩的十里溱湖。玉佩形的湖面南北走向,四周有九条河流注入其中,当地人称“九龙朝湖”。湖水清澈,据导游讲达到国家二级饮用水标准。一盆清水,在四周都是城市化的人口密集区域,这不能不成为一块好招牌。天蓝水绿四野开阔,不禁让人眼前一亮。导游却为我们惋惜:“你们来晚了,每年清明节第二天,这里有名的溱湖会船,那才真热闹,真的好看呢。”溱湖会船是溱湖一张最有民俗色彩的文化名片,也是此地的水上庙会。这是溱湖有历史文化的民俗活动,相传起源于南宋岳飞抗金故事。南宋绍兴元年,山东义民张荣等率义军到此投奔时任泰州知府的岳飞将军,在此与进犯的金兵展开大战,双方伤亡都很惨重。当地百姓殄殄了抗金将士,并从此在清明的第二天都来此祭祀,从此形成清明会船民俗。每年的会船是一次盛大的节日。四乡来的数百只船云集湖面,上万船民彩装出游,湖岸观者超过十万人之众。旌旗如云,篙桨如林,鼓乐喧天,赛船如蛟,贡船、花船、拐船各有风情,秧歌、社戏、龙狮灯大显身手。随着导游的介绍,一幕幕都浮现在我的眼前。云霞散后,一泓清清的溱湖水,湖光水色,天水合一,恬静而养眼!

又说养身。溱湖是湿地公园,总面积26平方公里。进到园区,导游告诉我们,全部行程约需两个小时。我平时锻炼身体就是走路,每天开车到天坛公园里走一圈刚好一个小时。三小时的行程不会疲倦?溱湖之旅的行程不能不让人折服,舒适而科学。先是坐游船游湖,然后是湿地林木道,中间又有乘坐船娘的摇橹船观光,三个小时不知不觉很快过去了,神清气爽,不感疲倦。在观光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一是麋鹿,二是禽鸟,三是船娘。麋鹿又叫四不像,原产于这一地区,后来野生绝迹,精心养于宫园林。清末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皇家林苑中最后的麋鹿被劫

于西方,从此在中国绝迹。上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麋鹿,1986年8月,39头麋鹿从英国皇家动物园回到江苏大丰的滩涂,1996年有4头麋鹿回到溱湖,现已发展成30多头的种群。在这些美丽的动物身上演绎着中国近代史的故事。禽鸟是这里的骄傲,珍禽园里有白天鹅、丹顶鹤等名禽,值得一看,我更喜爱那些在河湾林草中生活的小鸟,它们的鸣啼,让我们分享它们的快乐。船娘的歌声也很美,我虽然听不懂这些浓重方言的歌曲,但那些传统说唱的旋律,传达着里下河地区悠久的渔耕文化。夕阳湖影,桨声依约,绿荫禽啼,清风习习,一生几多此番心境?

再说养心。养心也就是让心有向往,情有归宿。养心的去处,一是向上,一是向下。向上者,多是有宗教有寺庙。溱湖之畔有名寺,古寿圣寺,始建于宋代,是佛教界“十四大丛林”之一,此寺也与文化名流有渊源。据说清人郑板桥,民国的于右任都曾在寺中驻笔,“文革”期间此寺被毁,重建,并修了一座高大的药佛大塔,香火更旺。向下者,寻访古镇老街旧址,也是寻根。溱潼镇是溱湖所在的古镇,2005年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小镇古色古香,黛瓦灰墙青砖地,麻石铺街古槐荫,古镇上有一株大茶树,树龄800年,树高7米,至今开花,花期两月,花开万朵,据说国际茶花协会主席格里高力盛赞其为全球人工栽培“茶花王”。这株古茶树让古镇区别于许多“人工旧城”,有了鲜活的历史证人。

溱湖笔会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体会到“生态旅游”养眼养身养心,算是初试的“实习”,却也是难得,难得的是境界……

乡邑旧事

写春联

刘文泽 陈锡顺

想当年,丁富、王凡和战国初期道家先贤列子是老乡,同住郑州东30里地圃田村,丁富家富,王凡家贫,二人都是瞪眼睛。

有一年腊月二十九,丁富、王凡脚前脚后找列子写春联,列子笑脸相迎,给每人写了一幅。丁王虽高兴得合不上嘴,但不知道春联上写的啥内容。

等到大年初一,一群人给丁富拜年,走近大门,春联十分醒目:上联是“家积黄金不为富”,下联是“户养白丁将来贫”,横批是“黄金在书”。大家心里纳闷:“怪了,丁富在咱村算得上富贵人家,吃有吃的,穿有穿的,咋能说家积黄金不为富呢……”于是,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起来。稍后,进堂屋拜年。当丁富送大家到大门外,故意提高嗓门问“你们看春联写的怎么样,这是列子给写的!”大家便敷衍地说“不错,挺好!”丁富听在耳里,美在心上。接下来,这群人又去给王凡拜年,拜过年,王凡送大家到大门外,顺便问:“你们看春联写得如何,这是列子写的!”大家异口同声说:“太好了,你看,上联是‘家才有子必发富’,下联是‘户无分文不发财’,横批是‘耕读发家’,你要变成大富啦!”说得王凡满脸通红,王凡说:“托列子和乡亲们吉言,将来好好发达起来,到那时,我请大戏唱三天。”

过了一两天,有人对丁富翻嘴说:“老哥,实话告诉你,列子给你写的春联不地道,看那词,看那句,分明是在挖苦你!”丁富不听便罢,一听火冒三丈,找列子算账。列子心平气和地说:“别发火,这是为你好,你家富是你干出来的,而你的孩子七八岁了,成天见他吃喝玩乐,游手好闲,如此下去,会坐吃山空的,你不如掏点钱让他去读书!”丁富说:“我晚年得子,有钱就要让他去享福,读书啥用!”列子刚想开口,丁富已气冲冲地走了。第二天,王凡去请教列子,列子客气地说:“好啊,你3个孩子,老大12岁,老二10岁,老三8岁,又懂事,又勤快,正是读书的好时候,你即便卖房卖地,也要让孩子们读书啊!”王凡觉得列子说话句句在理,不住地点头,走时列子说:“先生,你眼光远,我一定按你说的办!”

10年过去了,丁、王两人都变了样。丁富与妻子相继去世,孩子不成器,把家业折腾完后乞讨外乡,再没有回到圃田村。王凡呢,与妻子都红光满面,身体强壮,长子于在郑国当了官,次子开了个木匠铺并研制了小推车、小板车,老三种庄稼并发明了杠杆、水木槽,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还为乡亲们办了不少好事。事后,列子料事如神、指人路径的消息不翼而飞,一传十,十传百,弄得远远近近都知道。从此,列子的名气越来越大,请教列子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在每年年关临近时,请写春联的乡亲们天天排起了长蛇队。

豫闻杂俎

西流湖 你还好吗

宋 默

东,分为南北两块,状如并蒂莲花。依稀记得那年夏天,我依桥北望,湖不甚大,但景色宜人。湖的四周长满了草木,郁郁葱葱。那伟岸挺拔的白杨与柔吻着湖面的丝丝垂柳相映成趣,深绿浅绿错落有致。碧波粼粼的湖水,倒映着岸上的植物之绿,让湖也露出了绿的层次。这样的景趣,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东风吹水绿参差”的古诗来。

顺桥西行数十步,登上苍野亭,桥南湖水可尽收眼底。绸缎似的湖面,经微风轻吹,荡起层层涟漪,经阳光映射,泛出闪闪金光。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苍野亭上的那副对联:“潋滟光辉借得西湖一流水,空蒙气韵搬来中岳半寸山。”如今已记不得是谁竟用如此凝练而又精妙的语言,概括了西流湖的全貌。当时只觉得:即使把苏东坡赞美西湖的“淡妆浓抹总相宜”用在这儿来,也不过为。出苍野亭向西,是曲折的小径,繁茂的树林和如茵的草坪。曲径通幽,情趣无限。林子里的树木既非高大,也非粗壮。一棵棵犹如曼妙的舞者,随风摇曳,绰约多姿。飞鸟蝉鸣,鸣声相续,令景色呈现出幽静中有灵动,有静的和谐。光阴在再,弹指间已过去20多年。西流湖,你现在还好吗?你该不会时过境迁吧!



好雨知时节(书法) 子川

沈飞看着姜山:“这样的一道菜,你现在能做得出吗?”姜山沉默半晌,终究还是摇了摇头:“我做不出,我输了!”
尾声
沈飞曾在“片石山房”外点过姜山,但对方却没能领悟。这并不是因为姜山的悟性不够。要真正达到最高的境界,光有悟性是不行的,你还必须去经历很多事情。
所以,姜山最终还是败了,他还没有尽览绝,又怎么能复归平正呢?
至少他还不可能像沈飞一样,在街头给别人炸臭豆腐。
那一场风波结束之后,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烟花三月”的牌匾,仍然挂在“一笑天”的大堂中。
姜山和徐丽娟去了火车站,晚上会有一辆开往北京的火车。
最高兴的是沈飞,他又可以摆摊炸自己的臭豆腐了,而且他的生意,似乎比以前更好。
不过当他晚上收摊回到酒楼时,才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凌永生本来愁眉苦脸地站在门口,一见到他,立刻像看到救星一般:“飞哥,你可算回来了。店里的客人早就等不及了!”说着,他递过厚厚的一叠下菜单,“这些点名要吃你这道天下第一厨做的天下第一菜‘烟花三月’。”
沈飞挠挠脑袋,无可奈何地苦笑起来。
沈飞一口气做了26份“烟花三月”,当最后一份做完的时候,他终于可以伸个懒腰,懒



懒腰,忽然,前方一双纤细玉手伸出,把浪浪抱了起来。来人正是“早就上火车”的徐丽娟。
沈飞一愣,随即笑了起来:“大小姐?”
跟在他身后的徐叔和凌永生则是满脸诧异。徐叔甚至揉了揉眼睛:“你……你没有走?”
“这个城市,这个酒楼,终究有我难以割舍的东西,难以割舍的人,我不想失去!”徐丽娟看着众人说道,最后她将目光定在沈飞脸上,灿然一笑:“我得谢谢你。‘大味必淡’的道理,我想我已经懂得。”
(完)
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 35

连载

这事我最初的想法是一定要找镇里领导问个清楚,你们亲自答应不动拨给村里的帮扶款,却为什么钱刚进来就先给占用了?
但是何书记说了:“你要一问,镇里马上就知道了我们把这事告诉你的了。”
我问老何:“你们什么态度?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老何依旧是不吭声。
我问老何:“是不是对这事你们就认了?”
老何心事重重地说:“我们不认咋办?人家是领导。要不怎么弄的领导和我不说话。”从不吸烟的老何从我的烟盒里抽出了一根烟,点燃后用力地吸了一口,说:“人家有的村村委会办事,公开和人家说,等帮扶款来了之后要和镇里对半分!再说了,没有镇上帮忙,你们怎么能给我们村里没钱呢?”
没有想到老何对此事是这么认识的!

但静下心来想一想,老何说的不是实话吗?即便他据理力争,又会换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钱也毕竟是在你河南村了!否则你非要弄个一清二楚,哪天领导一定给你弄双小鞋穿,拿捏你拿捏得不疼,骨头不疼,让你说不出是哪根神经疼!
老何手中的烟没有抽几口,被他掐灭了。剩下的烟头在他手里给捻个稀碎。他把自己粗大的手指往头发里抓了几下,说:“村干部都不好干,上挤下压不讨好,眼下的关系也很难……”
看来老何心里还有话,我说:“你和村长也有矛盾?”
“韩处你能感觉到吗?”老何却用反问来回答我。
其实金村村长刚才在时,我也和他聊过。我问金日那天为啥不给两位支部委员用锯末子机器。金日的回答是,他们两个不支持我的工作。我让他说出具体在哪些方面不支持工作。金日又说不出。我当时心里也清楚,老金不是说不出具体的事,而是他不想说。看来两个班子之间确实存在矛盾!

作为下派干部,我有自己的工作原则,那就是一定做到不在中间传话,多倾听,多分析,找准矛盾的根源后,再从中间调解矛盾,做他们的工作。
何书记见我没有回答,他自己接着说道:“村长这人还行,大的方面还过得去。就是两点不好。”
“哪两点不好?你说说。”
“一个是什么事自己说了算,比如菌房子做菌的事,本来是人家投资给老百姓的,大家都应该从中受益,村长自己定的做一锅收70元,哪家做菌都得做七、八



锅,一户做菌就得交500多元。也不经过支委会,支委们都不同意。”
“不是有四议两公开的六步工作法吗?”
“咱村在这方面执行得不好。有些事通过会议定,有些事没有形成上会的习惯。”
“再就是对支部工作也不支持,认为有没有都行。一年到头,支委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人家跟你干了一年,你一点好处也不给人家,人家哪还有积极性?你还想干,就不能临时抱佛脚!这马上就要过年了,前两天是我个人花了300多块钱,给每个支委买了点礼品。”
其实以前老何也和我说过,村长想要连任,平时也要和大家搞好关系。一个小村,200多口人,选举需要人数过半,没有100多人选你不行,村里有些人和我谈,金日不当村长时,朋友一大帮,当了村长后,朋友没有了。
老何说当书记好选多了,村里只有十几个党员,只要和这十几个人的关系处理好,就行了。
老何个人花钱给每个委员买了一箱饮料,看来老何还是有明年接着干的想法。那么老金是木呢,还是不想再干了呢?
老金是个细心的人,对村里的钱管得挺紧。支委对老金平时不着家,把着木耳菌房子的钱有意见。老何说:“春天防火,秋季防汛,上面来人检查,能不吃点饭吗?有时水渠这儿,那儿堵了,大家去帮忙疏通了,咱们不给钱,吃顿饭总行吧?可是有些账老金就是不认。”
老金对这个事又是怎么说的呢?正在这时,金日回来了。
老何问他:“钱拿到了?”
金日叹了口气说:“拿到了,给了两千块钱。”
老何非常不满地说:“大过年的才给两千?那钱好干啥!”
金日说:“也比不强硬呀。”
按金日的说法,2011年一年,他在外面干工程,总共挣了有十万,但欠他的账就有七、八万。要是按这个方式给他工钱的话,还不得要上一年!难怪说现在是活好干,工钱难要啊!
书记、村长都在,我把从家中带来的挂历给他们一人分了两本,我说:“大过年的到村长家过年,也不好带菜,女儿给我准备过年的两瓶茅台酒让我带来了,到三十那天喝吧!”
听说我带来了茅台酒,老何的眼睛亮了起来,说:“过年我也应该上村长家喝酒去呀!”
我和老何说:“你应该去,一年到头了,咱三个好好喝点。”
(完)